王朔在西安

□文　陈德宝　□摄影　陈德宝　程路

有人说他是“大侃爷”，有人说他是“玩文学”，更有人说他是新生代京味语言的开山祖，还有人说他集机智、幽默、哲理于一身。我去北京组稿，很想见见这几年玩得很火的王朔，寻遍了京城也没找见他，经哥们儿拐弯没角地介绍，总算找到了冯小刚，问他，他跟我一样地迷茫，不知道王朔又躲到哪儿去写字啦。

王朔曾在“走投无路”但又持有追求的时候，报考过《北京青年报》，他和冯小刚一样，都有过一个“编辑梦”。是的，在一家报纸或杂志社当个编辑、记者什么的，岂不是一件很有意思的差事。但两个人的梦都没有实现，因为他们身上的“故事味”太浓了，而新闻工作者必须是个稳健扎实、给人以信任感的人。从那个时候起，两个人就一直有“编辑部的故事”的野心。

王朔为西安读者签字

冯小刚给我说了他们把《编辑部的故事》整出来的一些事。他说：那是1989年11月，那年的天气冷得早，我正在家里自个儿和自个儿过不去，烦得要命，电话铃响了……

是王朔打来的，冯小刚一拿起话筒就听出音来，可王朔还是变着声音唬他：“喂，你是冯小刚吗？我是公安局。”

“噢。”

“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吗？”

“知道，为了挽救我，让我争取主动，配合你们挖出躲在我背后的坏人王朔，纯洁人民队伍。”

……

王朔和冯小刚在电话里神侃了一会儿，肆无忌惮地笑完，才说：“郑小龙约我们给你们艺术中心攒一道喜剧，是写一个编辑部的，本来想把这活儿掏给中央电视台，可郑小龙说他要了，他既是编辑，又是你们编辑部的头儿，他拍板组的稿不会蹩喽，所以，哥儿个说这活儿给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练了。”

“都哪儿个哥们儿？”

“苏雷、魏东升、朱晓平，你愿淌这混水儿吗？”

“愿意淌愿意淌……”

这便是《编辑部的故事》的序曲。

之后，这些人真的聚到了友谊宾馆，郑小龙说：这室内剧是个新品种，多机切换，现场录音，成熟了3天就出一集戏，投资小见效快，观众爱看，关键是要有好故事……他的话并不多，因为他知道聚在这儿的可都是些爱之无愧的文坛大腕儿。

五天后，他们把朱晓平加工整理的一份故事梗概交给了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依依惜别地离开了住一晚上官价80块的宾馆，分别开练……一个个“快枪手”似的。

于是，李冬宝、戈玲、余德和这些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诞生了。

不久，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公开上演，当即轰动了全国。评论家蔡骧看后真诚地说：“我认为该剧是多年以来的一部高品位的作品。”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这次由北京华艺出版社副社长杜建业先生亲自挂帅，编辑部主任金丽红女士带队，由西安天地书院和女友杂志社《文友》编辑部等几家单位联合组织协办的“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新书大系”签名售书活动在西安举行，推出了以王蒙、李国文、刘心武，也包括王朔在内15位作家的新书佳作。

签名售书活动安排在5月16日、17日在陕西省体育馆内举行。

王朔、刘心武等几位作家，在华艺出版社编辑部主任金丽红女士陪同下，一行7人乘火车于14日早上9点24分到达西安。王朔单肩挎着一个深蓝色的、装得不太饱满的旅行包，走下列车的时候，他那1、78米的个头儿，显得很高大。有些文气的小白脸，小平头，黑茄克衫，灰筒裤下套了一双薄底黑布鞋一一朴素得跟我一样，整个儿一个俗人。

陪着作家们参观了著名的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一听都是些著名作家，还有那个写《编辑部的故事》的王朔要来，便早早地在贵宾厅候着，并给作家们赠送了一袋博物馆小资料，最后还安排了一位漂亮的小姐讲解。从讲解员小姐那里，王朔认识了那件青铜饕餮珍品上，“饕餮”两个字的准确读音。作家们在惊叹不已中感受到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博大，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

晚上，我做东请作家们到西安著名的桥梓口夜市去吃哈木家的、风味独特的“烤羊肉串”，还叫了醪糟、粉蒸肉，牛羊肉泡馍，还有啤酒。王朔唯独钟情的是那碗“牛羊肉泡馍”，他吃得很过瘾，嘴里直叫着“好吃！”

16日上午10时，王朔和刘心武、梁晓声、李国文、从维熙、叶楠、莫言、张抗抗8位著名作家，在仪仗队的鼓乐声中，走出了汽车，王朔在读者的“围追堵截”和簇拥下，不紧不慢地走进了售书大厅，照像机、摄像机一齐向他射来，闪着耀眼炫目的光。他稳稳地落坐在读者面前。那些从清早就来了，等了几个小时的读者，或许是因为对他的崇拜而显得特激动，问起话来多半是傻乎乎地、语无伦次。那本定价4、90元，书名《过把瘾就死》的书，似水流一样涌过来，他和善地、微笑地和热爱他的读者轻松地调侃着，然后把字体很不规范的“王朔”两个字歪歪斜斜地签在他的“玉照”下面，然后写上日子，但签完了名的还没有满足，还要仔细地再睹他的风采，久久不愿离去，致使签名的队伍排得好长，使几名治安员汗涔涔地跑前窜后，我看着他回答着读者漫无边际的问话，漫不经心地又在书的扉页上写上：“你不是一个俗人！”、“都不容易”、“都是苦孩子”、“爱喜欢不喜欢”、“一点正经没有”、“爱谁谁谁谁”、“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有钱多好”、“晕菜！”、“只要我过得比你好”之类的没边没沿的话直想乐。一位读者一次买了两本《过把瘾就死》，要他签上姓名，他笑呵呵地说：“你可救济我了！”然后，随手写上了“你真疼我”的话把书递给读者，读者问他写作的目的，他便毫不犹豫地写上了一句：“沽名钓誉”；夸他几句，他又是一句：“没什么炫耀的”，“都是抄的”、“我什么都不是”之类的妙答。把那几位围了他一天的“王朔迷”崇拜得“五体投地”、“一塌糊涂”的时候，我便觉得，王朔就是王朔，一点正经没有！

晚上，在客房里，王朔签了一天的名，疲惫得懒都不想去洗，只是一根接一根抽着烟，我们边看电视边侃。无意中便侃到了写小说。王朔没有染上名角儿的傲气，显得很随和，说他算不上一个作家，顶多只能算个写字的。说他经历特苦特坎坷，出生不久赶趟似地逢上了自然灾害，刚上学又遇上了文化大革命，高中毕业去青岛服役，在北海舰队稀里糊涂地干的是卫生员的差事。复员后待分配那阵子，寂寞得不行便去倒腾收录机，差点没把自个儿赔进去。后来分配到医药公司，不知咋的显得特无能。他说：他是走投无路了才去写小说的。没想——一写字，不小心就写红了。之后，干脆辞了工作，待业当“坐”家，真正地玩起小说来。他毫不隐瞒地说：这方面我命好，不象别人草稿、退稿笺压了大半箱子。

这几年王朔的确红得发紫，光稿费就挣了十几万。可这让人眼红的收入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人们不得不承认，王朔的确是一个感觉、悟性很好、笔头很快的青年作家。他写作一般是构思好了以后，从头到尾一气呵成，顶多是改几处笔误，从来不写二稿。可为了写小说，有时他常常会突然间消失一段时间，连他最“铁”的哥们儿都不知道他的行踪，他整个儿把自个儿“封”起来，一天一万字地写，当他再出来“面世”的时候，瘦了一圈的身后一定会带着一部新作。当读者又为之赞不绝口的时候，王朔仍然会用他的那轻松的，带着调侃的京腔说：“我把手都写残了，人整个儿一个虚脱……”

所以，与其说王朔是在“玩”文学，不如说王朔是在玩命。近几年，他的7个中篇、两个长篇、6部作品被搬上银幕，参与了我国第一部室内电视剧《渴望》的创作，是轻喜剧《编辑部的故事》前10集的编剧。仅1988年，王朔就有4部小说拍成电影，这在中国电影史，乃至世界电影史上都是不多见的。《顽主》作为我国的优秀电影出国参赛，并获得金鸡奖九项提名。而北影也一年一气儿拍王朔的四部片子《轮回》、《大喘气》、《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和《顽主》。尽管评论界对王朔褒贬不一，有人骂他是“痞子文学”的祖宗，然而，读者和观众接纳了王朔，这是事实。

当华艺出版社准备推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新书大系”时，曾向王蒙、从维熙、李国文、刘心武等著名文学家征询意见，文学家们都一致认为，王朔的小说是文学，做为“新北京族”的代表应该收入。

今年6月，华艺出版社还将推出可以让爱好王朔作品的读者一次看个够的“王朔系列小说全集”。它将以“纯情卷”、“娇情卷”、“挚情卷”、“谐谑卷”命名，共四卷，约160万字。

王朔越玩越火的现实，使王朔觉得自个儿不必急着去混个大专文凭什么的。王朔又点燃了一根烟，继续侃着他自个儿。他说：我最早写小说是写通俗的，是那种能让普通百姓看出乐来的那种言情的，模式就是把美好的希望塑起来，然后，再残酷彻底地砸碎，是所谓有价值的美被彻底的破灭。悲剧色彩较重。

后来语言有了些变化，把写小说当作和自个儿最知心的哥们神侃，虽然写的大都是些人不了“流”的小人物，痞子味十足，但我认为小说不是某个具体的人物或某件事物，我要表现的是一种人生态度，写这个生存环境的及这个环境中活生生的人，离我们的生活特别地近，就好像是我们身边，昨天或今天发生在大街小巷或某个角落的事，我讨厌道貌岸然的虚伪，我寻找真实，我写字时第一个首先要感觉到的是我自个儿是真正的正常人，然后才是个“写字的”。

他接着又说：我承认这几年我特“兴”，还能写，说不定过几年，我就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但我或许会去上大学，或者去干点别的什么事……

前阵子，王朔赶写完了一部40集的言情戏《女演员》、《爱你没商量》也已由北京音像出版社改编为电视剧。这次更是宋丹丹、英达、谢园等名星荟萃，用王朔自个儿的话评价是“倍儿红！”

当别人问起他，为什么突然改走言情的路子呢？王朔自有打算地说：“这是证明我王朔绝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在此之前，我玩过侦探小说《单立人探案集》，那曲折的案中案也并非只有柯南道尔会写。我要玩起言情来也绝不在别人之下，我想今后当人们再提起中国的言情小说时，再不会想到琼瑶，只会想到我王朔。”

今年年仅34岁的王朔，平日里除了写作，和哥们儿聚会神侃，还经常看一些自个儿感兴趣的各类书籍，来拓宽自己的知识面，他也读一些当代青年作家苏童、刘恒、刘震云的小说，这些小说里常常会有一些令王朔也叫绝的精采描写，他常常发出这样的感叹：“这家伙，怎么和我想的不一样！”

王朔是个很恋家的主儿，他很珍惜他那收拾得跟宫殿一般的家，旁人只知道他漂亮的妻子沈佳是北京东方歌舞团的演员，4岁的女儿王佳是王朔的心肝宝贝，平常由王朔父母带着，小丫头可是绝顶的聪明可爱，受王朔的语言“污染”最为严重，也是个爱侃的“小京油子”，侃起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绝不亚于被称为“大侃爷”的他爸爸。而王朔只要把女儿接回家，他绝不会再去碰那支给他带来了名气、财富的笔。他唯一的乐事就是与女儿游乐玩耍，女儿喜欢撕书，撕到兴头上，连王朔的书也会被撕得“六月天里漫天飞雪”，王朔也不制止，嘴上说：“撕得好！”心里却在想，“女儿啊，你可知道，你老爸可就是靠这吃饭的呀！”

这天早上李政窜来的特别早，便硬拉我到王朔房间去侃，可到房间一看没人，老作家叶楠也早早地下楼锻炼身体去了。金丽红找见我们，才知道王朔受伤了。原来，从来没有早晨洗澡习惯的王朔，今早却非要到浴池里去泡泡，或许是昨天签名售书太累了或许是昨晚侃的太晚了，反正他没留神，脚底下打滑摔倒了，眉角也挂了彩，下颌毫不留情地“亲”在盥洗池的边沿上，顿时张开一个红艳艳的小红嘴，吐吐吐地往外涌血，血染红了那条方毛巾。

我和李政窜下楼，穿过人迹稀少的马路，跑进对面那家职工医院，在光线幽暗的走廊里找到了王朔，干过卫生员的王朔把那口子根本没当回事，没事人似地捂着伤口坐在走廊长长的条椅上，寂寞地等着上早班的大夫。

大夫是一位曾经看了《编辑部的故事》乐出泪花花，正在使着性子让男朋友去买《青春无悔》高价票的，把口红抹得跟他的伤口一样红艳的小姐，她麻木地用笔杆顶起了他的下颌，看了看伤口，开始用她的玉手写病历，写处方的时候，才想起还没问病人的名字，我在一旁骄傲地用纯正的乡音报告“王朔”这两个字，可她的玉手写出来的却是“王烁”。我们相对无奈地笑了笑，拿了处方，交了费，小姐不带一丝笑容地操家伙给你缝了3针。

你裹着白纱布走出医院的样子，挺滑稽，我真觉得你——也整个儿是一个俗人！

王朔接受记者采访

儒林琐记

□商子秦

一

天府某诗人，生性豪爽，好管闲事。一日夜归，见桥头树荫中有二交警栏罚骑自行车带人者，以为交警多事，乃退回百米，凡见骑车带人者即嘱其下车。警察所获甚少，但不知其故。至夜深，诗人欲归，但警察仍无撤离之意，诗人便奔而相告：你们回去吧，我在前方已站了两个小时，骑车带人的都让他们下来了，你们一个也抓不住。警察大恼，将诗人带至队部审查多时。

二

东北某刊主编，年近花甲，系改正右派，某年赴春城开会，居宾馆六楼。午饭后窗外锣鸣人喧，俯窗遥望，见楼下耍猴人正在营生，耍猴汉子皮鞭紧抽，小猴跟头急翻，引来一片喝采。主编勃然大怒，高声喝道：你是什么东西，猴子翻跟头给你挣钱，你还打它，你有没有良心？顿时，满街人皆抬头仰望。同行急切把主编拖离窗口，许久，主编仍忿忿不平：这太不象话了……

三

某君，多年舞墨弄文，收效甚微，已过知天命之年，有幸加入市作家协会，待收到会员证，某君便夏日唯穿白色尼龙纱衬衣，路人透其衣袋即可见证上“作家协会”字样。冬日亦常借让烟之际，“无意”间带出会员证一晃，久而久之，朋友中传为笑谈。一日，某友人戏日：现在税务工商公安武警皆各有其服，你等作家为何无作家服？某君顿有所悟，是夜奋笔疾书。次日，市作家协会主席收到来信：“关于建议协会为会员统一制作作家服的意见……”

四

七十年代末，有诗人代表团赴天涯岛参观，其时，天涯岛尚未摆脱十年动乱阴影，人穷地贫。是夜，当地东道备盛宴款待佳宾，酒过三巡，皆微有醉意。待又有人敬酒之时，某诗人突然嚎啕大恸。问其故，诗人指盛满红葡萄酒的高脚杯道：我们喝的都是老百姓的血啊……。主宾皆大窘。

人世间
刊头设计　袁贵琦
本版编辑　周矢

卿远香：一个让中国流泪的女孩

（报告文学）

□文：慧玮　□题图：叶孟　□摄影：慧伟

她是卿远香，一个因她而出现“希望工程”，她也因此轰动全国的新闻人物。

一

她也有过一个并不斑斓但也幸福愉快的童年。她有父，有母，有哥，有弟，虽然家境比较贫困，大家互相体谅，一起劳作，却也分享了不少天伦之乐。她家盖过3间新瓦房，她也进本村的初小读了书。

1989年，刚满50岁的父亲卿明亮，突然患上一种可怕的浮肿病，从此卧床不起。为了给爹看病，年仅19岁的哥哥卿远平不得不去外地出卖劳力。正读三年级的卿远香，不忍心看母亲一个人从家里到地里，没日没夜地忙碌，只好经常“逃学”，帮她砍柴，做饭，打猪草。只有到了夜深，等母亲和弟弟都已睡熟，她才悄悄地点亮煤油灯，掏出珍藏的课本偷偷看上几页。期末考试到了，她匆匆干完农活，跑到学校，在剩下的半堂课里认真地答完了考卷。这时，他深深地明白家里需要更多的钱给父亲治病，供不起她和弟弟两人同时上学，她是姐姐，机会当然应该让给弟弟！可她是多么喜欢读书，多么舍不得告别这明亮的教室和魅力无穷的书本呵。想着想着，眼泪便象断线的珠子似地滴落下来，湿了考卷，也湿了她那颗童心。该交卷了，她最后一次拿起心爱的钢笔，在试卷上抖抖地写下了四个字：“我想上学。”

就这样，她失学了。然而，就在这年冬天，卿远香的父亲终于撇下1000多元的外债与世长辞了。一年之后，49岁的母亲一咬牙，也独自离家出走了。在外边做工的哥哥，为了多挣几个钱，这年春节没有回来，留在工地看守工棚。在远远近近迎接新年的鞭炮声中，面对弟弟茫然无助的眼神，12岁的卿远香又一次抹去满脸的泪水，毅然站起身来，从柜里舀出一升黄豆，一颗一颗地拣了起来……

二

卿远香是不幸的，卿远香又是幸运的。

恰恰就在这个时候，赴贫困地区百县考察团的刘祥涛同志来到了商洛。1991年2月8日，他专程赶到卿远香的家乡——镇安县余师乡七里村二组，看望卿远香来了。

那是一个融雪的日子，寒风刺骨，山路上一片泥泞。刘祥涛和他的向导滚了一身雪水，才爬上卿远香家门前那面二里多路的山坡。

那时，远香正坐在门口，和弟弟一起拣黄豆。见有客人来，她忙着回屋去烧水，十几分钟过去了，水没烧开，却见她糊了一脸的烟灰，从滚滚浓烟中“逃”了出来。

后来，他们就坐在门前的土坎上，交谈了整整一个下午。

卿远香因贫困失学的故事，就这样从遥远的商洛山区，传进了共和国的首都北京。为了帮助我国目前为数众多的象卿远香一样的孩子重返校园，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决定建立“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基金”（即“希望工程”），并分别在5月25日、6月1日的《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少年报》上刊登了向社会募捐的广告。广告以“让所有的孩子都拥有美好的童年和幸福的明天”为题，呼吁社会各界、有识之士伸出友爱之手，为救助贫困地区的失学少年奉献一片爱心。广告中列举了两个失学少年的感人事例，第一个就是陕西省镇安县的卿远香。几天之间，她那声“我要上学”的呼喊就传遍了大江南北，让整个中国流下了眼泪。对市场疲软，物价飞涨，企业亏损，工厂倒闭早已习以为常的人们，却从一个山区少女发自心灵深处的呼喊声中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震撼。他们立即意识到，这是比东欧局势和海湾战争更为严峻、更为紧迫、更为贴近而又更需要每一个有良知有远见的中国人立即采取行动的社会危机。这不单是卿远香的呼喊，也是我们的子孙后代的呼喊，是中国的教育事业的呼喊！于是，一双双热情的手臂伸了出来，一颗颗金子般的爱心闪现出了动人光华——

善
新华杯纪实文学大奖赛
华晨新华实业有限公司

5月27日，也就是《人民日报》上的“募捐广告”登出的第三天，远在千里之外的黑龙江省甘南县兴隆乡的个体户李志忠就给镇安县作协劳动者协会的负责同志写信，要求帮他打听卿远香同学的详细住址，并将随信汇来的50元钱转交给她，让她能够重返校园，认真学习。他在信中写道：“如果打听到孩子的地址，让孩子来信介绍一下返校没有，只要返校好好学习，孩子今后的学杂费我会按期汇给孩子，一至（直）供到大学。为了这位可爱、可怜的孩子，我宁愿把烟戒掉，每年节省下来的钱全部供给孩子念书。”

几乎与此同时，镇安县教育局也收到了北京一位农民和西安的一位普通工人作为“六一”儿童节礼物寄给卿远香的信件和汇款。之后的一个月内，县教育局、县团委、县委办、政府办、妇联会等单位，分别收到了来自北京、上海、河北、河南、山东、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云南和西安、汉中等地的近50件来信和汇款，共计人民币1024.36元，其中有工人、农民、干部、教师、个体户、待业青年、离退休人员、乡镇企业的职工和中小学生。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县粮食局的王保民一次就汇来了120元钱，并在信中说：“目前我们国家有困难，地方政府也有困难，造成了部分孩子失学，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复学，否则，就是对历史的犯罪。”

河北张家口市钢窗厂的王强看到报纸时，难受得掉下了眼泪，当即与家人商议捐款事宜，上初二的女儿从自己的压岁钱中拿出100元寄给了卿远香同学。江苏常熟市福山中心小学四（二）班的同学们从身上搜出3.36元角币和硬币，装进一个大纸袋里交给了邮局，感动了邮局的工作人员，破例为他们邮寄现钞并免收邮费。正在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陈新民，竟将自己节省下来的学费从东京寄了过来，以表达海外游子的拳拳之心……

朋友，你记得一首很流行的歌吗？“这是心的呼唤，这是爱的奉献，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

是呵，这就是我们的中华民族，这就是我们最值得骄傲的民族精神！

三

卿远香深刻地感到，自己不再是一个孤儿了，她的哥哥闻讯赶回了家，毅然挑起家庭的重担了。卿远香如愿以偿了。

余师乡中心小学少先队辅导员蒋立勇正在为卿远香辅导唱歌。

1991年6月，失学近两年的卿远香又高兴地迈进了七里村初小的校门。十多天后，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她又转入余师乡中心小学就读。

7月20日，卿远香在《商洛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感谢这许许多多关怀和支持她的人们。

10月30日，“希望工程”全国城乡小伙伴手拉手活动汇报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卿远香作为陕西省唯一的代表出席了这次盛会，受到杨成武和康克清的亲切接见。

卿远香是幸福的，但她深深地明白这幸福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受人滴水之恩，必当以涌泉相报。1991年下半年，我国南方遭受水灾的消息传到她的耳边后，她一连失眠了好几个晚上。一闭上眼睛，她就看见滔天的洪水在面前翻滚，在水中苦苦挣扎的就是自己的父亲和母亲，就是曾经给自己写信和汇款的那些恩人，她睡不着了，一骨碌爬起来，从少得可怜的生活费中一下子拿出50元，毫不犹豫地捐给了灾区。

1992年6月9日，卿远香在团县委和教育局举行的镇安县十万名青少年“手拉手，心连心”募捐签名仪式上，对在场的近千名师生说：“我是得到‘希望工程’的救助才复学的。我县还有1000多名失学儿童因贫穷不能复学，我要把全国人民对我的爱分给那些和我一样的小弟小妹。”

好一个卿远香，你曾经让整个中国为你流下了同情的眼泪，如今你又让整个中国为你绽放出欣慰的笑脸。

「狗×的钱包」

□蒋金彦

好多年来，凡去西安，回回都是白天去，白天回，从未在天黑时上下过车。我乘坐的是一趟西宁方面开过来的快车。许是到站时间不理想，上车人不多，加之到站后下了不少人，所以，车上的空座很多。于是，我就在第一排里挑了张空位子坐下。我坐的是一张三座长椅，靠车窗坐的是一位穿西服的年轻小伙。看他的黑红色皮肤，再看他揉得发皱的脏衬衣，特别是那件中长面料西装，能断定是个粗活的人，说不定就是一个农村青年。他把头仰靠在椅子和车箱的夹角处，耷拉着眼皮睡得正酣，咧开的嘴角处还吊着涎水线儿。对面是两座位的长椅，靠里坐的也是一位年轻人，身上奇怪地顶着一件弄得挺脏的老羊皮袄，歪着脸伏在茶几上也在睡觉。在他的旁边坐着的是一位中年人，头发有点硫蔫，鞋上有几道深刻的皱纹，穿一件普蓝色的茄克工装，两只胳膊交相套着压着肚子，虽然也把身子朝后仰着，却睁着眼没有打磕睡。

我就坐在这个没睡觉的中年人对面。

我微笑着朝他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接着，我将手提包放在靠里面的大腿旁边，然后，也把身子向椅背上一仰，准备迷胡上一阵子，没等我肥眼睛眯实在，对座的中年人用很浓重的鼻音叫我一声「师傅」，跟着探过身用手拍我的磕膝，说，「甭睡。——」他怕我不明白，又补充说，「不敢睡。」

「不敢睡？」我一时没弄明白。

他把下巴朝车窗边睡的人抬了抬，「嗯」了一声，跟着把右手的两个指头伸出，吊在我的磕膝前上下提了提。

我恍然大悟。情不自禁地赶忙把手提包提起来抱在肚子上，又把衣兜儿按了按，身子还朝外挪了挪。

他见我如此这般，赶忙向我摆手说，「不。不是。你没弄明白哩！我不是说他们把人家「这个」啦，是人家把他们——嗯！」说着，又伸出两拇指头做了个夹钱包的动作。这下，我才算明白过来。于是跟着问他怎么回事。

中年人见我实心实意想听。便原原本本告诉我说，火车运行到前两站的时候，有两个年轻小子来到他的座位跟前，问向他靠窗睡的两个人是不是跟他一起，他告诉不是。一个小子便立在走道上放哨；另一个马上挤到睡着的小伙子身边去掏包。等翻另一个睡着人的兜儿。

「那，他们两个一点不知道？」

中年人说，「我也说怪求得很！一点也不知道。人家把钱连塑料纸一起掏出来，一张数了，再把他们的介绍信用塑料袋纸包好又装回兜里去。你看睡得实不实！」

我急忙问，「这么说，他们还不知道丢钱？」

中年人说，「不知道。一直都没醒过来。」

「你，当时没有吭声？」

「吭声？」中年人摇摇头，说，「小偷掏包的时候，谁敢？人家有家伙。不亲你？等小偷走了，我再吭顶啥用？钱能回来么？」

他说得语气平静，似乎很在理。看着他那漠漠的神情，我半会不知该说啥，只觉得身上好一阵子发紧……

中年人好象没有发觉我的不快。他舒了口气，重新仰靠回身子，说，「人家说，小偷最恨有人出来管闲事。跟我在一起的有个师傅，就为管闲事吃了亏。那天，他坐的也是这趟车。看见小偷掏一个人的钱包，他伸手把小偷逮住了。小偷急了，朝肚子上捅他一刀，差点要了命！在家歇了一月多天气才上班，还得他自己掏钱看伤。听说那个人的钱就在这儿装着。」中年人说着随手朝自己小肚子一侧比划着一压，突然象叫蝎子蜇了似的蹦起来，「爷呀！」

靠窗睡的两个小伙蹭一下惊醒过来，张惶地睁大眼睛，附近几个乘客也急忙扭过脸来。

「咋？咋么了？」

中年人拿起双手，一边跺脚一边连连嚷叫着，「钱包！……钱包——狗×的……钱包……」。